

塔杜施·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

我们在AUSCHWITZ 在奥斯维辛

[波兰]塔杜施·博罗夫斯基 著
王晓东 译

在奥斯维辛，你根本不需要选择
做受刑者还是施刑者，
因为你无法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。

扬·科特（波兰著名文学评论家）

切斯瓦夫·米沃什（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）

凯尔泰斯·伊姆雷（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）

推崇的波兰天才作家

欧美学者公认：描写奥斯维辛最优秀的作品！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塔杜施·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

在 我们AUSCHWITZ
奥斯维辛

[波兰]塔杜施·博罗夫斯基 著
王晓东 译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我们奥斯维辛：塔杜施·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 /
(波) 博罗夫斯基著；王晓东译. -- 西安：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3
ISBN 978-7-224-10607-7
I. ①在… II. ①博… ②王…
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波兰-现代 IV. ①I5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12562 号

在我们奥斯维辛：塔杜施·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
〔波兰〕塔杜施·博罗夫斯基 著 王晓东 译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)
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20 千字
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4-10607-7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目录

CONTENTS

在哈门茨的一天	001
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进毒气室	047
在我们奥斯维辛（九封信）	079
这条路，那条路	141
施林格尔的死	165
抱着一个包裹的人	171
晚餐	177
一个真实的事件	183
沉默	189
一月反攻	195
一次访问	209
石头世界	213

在哈门茨的一天

“筛选？你怎么知道……”

“故意让你心烦意乱的，不是吗？会有筛选的，就是这样。害怕了吧，嗯？你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吧……”我为自己的小聪明不怀好意地笑起来，哼着集中营中流行甚广的探戈舞曲《焚尸炉》，走开了。犹太人眼神空洞，突然间没有了任何生气，死死地盯着远方。

栗

子树在柔软青翠的草地上投下一块块树荫。它们在风中摇曳，地上的影子也轻轻摆动。泥土刚刚翻过，还带着湿气。栗子树林中点缀着海蓝色的圆顶屋，林中飘散着一股早晨的清新气息。这些栗子树沿着马路一字排开，就像扎了一道篱笆，它们的树冠消融在天空的蔚蓝中。池塘的方向飘过来沼泽地的味道，浓烈而又令人心旷神怡。草地青翠，天鹅绒一般，还挂着闪闪发光的露珠，但是在阳光照耀下整个大地呈现出氤氲之气。今天又是炎热的一天。

栗子树下的阴凉却是那样青翠欲滴、柔软怡人。我坐在树荫下的沙地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大扳手，这是用来拧紧铁轨上的鱼尾板^①的。扳手冰冰凉，拿在手上很舒服。我就用它来敲

^① 用在铁路枕木上的钉在两个毗连的栏杆或梁木上的金属板或木板。
(未单独注明的，均为译者注。)

打轨道，每隔固定的一段距离就敲两下。悦耳的金属撞击声在整个哈门茨回荡，再与远处飘来的陌生回音汇合。几个希腊人站在我四周。他们正倚着铁锹小憩。但从萨洛尼卡还有马其顿的葡萄园来的男人们不喜欢靠着铁锹，他们站在空旷的地方，脱掉衬衫，裸露在阳光底下。他们瘦得不可思议的肩膀上伤痕累累。天越来越热了。

“今天很辛苦吧，是不是？早上好，塔德克，你想吃点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早上好，哈尼亚太太！不用了，谢谢。其实，我干得这么卖力，就是因为我们新来了一个工头……请原谅我没有站起来和您说话，但是，您得理解：我们还在打仗，还有政治运动，还要劳动……”

哈尼亚太太微微一笑。

“我当然理解啦。你知道吗，要不是以前就认识你，我刚刚还真没认出你。从前你总是躲在灌木丛中啃我帮你从鸡舍里偷的土豆，而且连皮都不剥的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啃土豆？我好心的太太，我那时可是狼吞虎咽的！当心，党卫军过来了。”

哈尼亚太太从筛子里抓了一把谷子丢在地上，鸡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。接着她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耸了耸肩。

“哼，只不过是军士长罢了。我一根小拇指就能捻

死他。”

“用这么细的指头吗？您真是一名非常勇敢的女士。”

我触景生情，用力拿扳手敲击着铁轨，想弹奏出《女人善变》^① 的节奏献给她。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别弄出这么大的声响。但是说真的，来点什么东西吃吗？我正要去鸡舍，可以给你带点东西。”

“真心感谢您，哈尼亚太太。但我想早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您已经接济过我很多次了……”

“……潦倒，但是诚实。”她略带讽刺地说道。

“好吧，很无助，至少是这样的，”我反驳道，“但是说到无助，本来我有两块上好的肥皂要送给您，它们有着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，‘华沙’和……”

“……然后，有人把它们偷走了是吧？就像往常一样？”

“是有人把它们偷走了，就像往常一样。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反而睡得很踏实。但是现在！不管我把包裹捆得如何结实，再用绳子和线把它们系紧，总有人偷得到。前两天他们刚从我这儿顺走了一罐蜂蜜，现在又把我的肥皂给摸

^① 威尔第的歌剧《弄臣》中的唱段。歌词大概如下：“女人爱变卦，像羽毛风中飘，不断变主意，不断变腔调。看上去很可爱，功夫有一套，一会儿用眼泪，一会儿用微笑。你要是相信她，你就是傻瓜，和她在一起，不能说真话。可是这爱情，又那么醉人，若不爱她们，岂不是辜负了青春。”

走了。但是等着瞧吧，迟早有一天我会逮到这个贼的！”

哈尼亚太太笑了。

“可以想象……别跟个小孩子一样了！至于肥皂，你真的不用操心啦。今天伊凡送了我两大块。哦，差点儿忘了，请帮我把这个小包裹捎给伊凡，这是一块猪油，”说着她在树根下放了一个小包裹，“瞧，这就是他给我的肥皂。”

她打开包装纸，肥皂看起来特别眼熟。我走过去仔仔细细地瞧了瞧，两大块肥皂上面都印着西格斯蒙德国王的浮雕，还有“华沙”的字样。

我把肥皂递回去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嗯，是上好的肥皂。”过了会儿我说道。

我向田野望去，劳动的犯人们几个一群，散布在田野里。在其中一组，就是土豆地边上的那一组，我看到了伊凡。他正绕着他手下兜圈儿，目光犀利、监督手下干活，活像是一条牧羊犬；他在冲工人们喊话，但我离得太远，根本听不清他讲的是什么，只看到他手中挥舞着一根长长的木棒。

“等着瞧吧，迟早有一天我会逮到这个贼的。”我重复了一遍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跟空气讲话。哈尼亚太太已经走了。她在远处又转过身，向我们喊道：“午餐和平时一样，在栗子树下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随后我继续用扳手敲打铁轨，拧紧松掉的螺丝。

那些希腊人都喜欢哈尼亚太太，因为她时不时地塞给他们几个土豆。

“哈尼亚太太真是一个好人，她太棒了。她是你的情人吗？”

“我的情人？”我大声反驳，不经意地用扳手轻轻地叩着手指，“她只是一个朋友，明白吗？她是同志、伙伴，知道吗？你这个希腊土匪！”

“希腊人不是土匪，希腊好人多得是。你为什么不吃她的东西呢？不吃土豆？”

“我不饿，我有足够的东西吃。”

“那很好，那很好。”这个来自萨洛尼卡^①的老搬运工摇了摇头，他懂十二种南欧的语言，“我们很饿，总是很饿，总是饿，总是饿……”

他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手臂。皮肤上一层又一层的痂和伤，下面的肌肉很奇特地运动着，仿佛跟身体的其他部位是分开的。笑容柔化了他脸部紧绷的轮廓，但却无法消除他眼中无法熄灭的狂热。

“如果你饿了的话，你自己跟她要吃的就是了。让她拿

^① 萨洛尼卡，是希腊第二大城市和希腊马其顿地区首府。

东西给你吃。现在回去工作吧，去干活、干活，我都有点烦你了。”

“不，塔德克。我觉得你错了。”一个年老体胖的犹太人叫道，从我们身后走过来。他把铁锹丢在地上，站到我前面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也挨过饿，所以你应该理解我们才对。就算你找她讨一桶土豆，你又会损失什么呢？”

他说到“一桶”的时候特地拉长了声调，显得饶有兴味。

“别对我指手画脚，贝克尔——你还有你那狗屁理论——赶紧去专心挖土，明白吗？我告诉你们：到你快要进毒气室的那一天，我会帮你这个忙的，而且非常乐意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！”

“因为波兹南^①。你不是在波兹南外的犹太集中营里待过吗，还是一个小头目吧？”

“好吧，即便是又如何？”

“你不是杀害过你的手足吗？你不是把那些偷了一丁点儿果子酱或面包的人吊起来示众^②吗？”

① 波兹南位于波兰中西部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

② 原注：将犯人吊在柱子上是集中营里针对一些轻度违法行为的一种体罚。受罚者双手捆在背后，然后被挂在柱子上，直到两只胳膊脱臼。

“我吊的都是些贼。”

“听着，贝克尔，他们说你儿子已经被隔离检疫了。”

贝克尔紧紧握住了铁锹的把手，他开始用眼睛打量我的身体、我的脖子还有我的头。

“你最好放下铁锹，别再用这么恶狠狠的眼神盯着我，你想杀了我吗？老实告诉我，因为波兹南的事儿，你亲生儿子下令要把你杀死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，”他万念俱灰，“是真的。在波兹南的时候，我还亲手把我的另一个儿子吊起来，不是吊着胳膊，而是吊脖子。因为他偷了面包。”

“你这头猪！”我怒吼道。

但是贝克尔，这个上了年纪、无比悲痛、头发花白的犹太人，已经平静了下来。他俯视着我，带着几近怜悯的眼神问道：

“你在集中营待了多久了？”

“哦，几个月吧。”

“你知道一些事情，塔德克，看得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”他毫无预兆地说出这些话，“但是你从没有真正体会过饥饿的感觉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“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样的饥饿。”

“真正的饥饿是在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成能吃的东西的

时候。我就挨过这样的饿，明白吗？”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只是不时地用扳手敲打铁道，机械地环顾左右，看看工头是不是在附近。他继续说道：“我们的集中营，波兹南那儿的，地方不大……就挨着路边。很多人会经过那条路，包括一些穿着体面的男女。比方说，星期天的时候，他们会从这条路走去教堂。还有些夫妇会在这路上散步。离集中营不远有一个小村庄，很普通的那种。那里的人们离我们仅仅半英里，却应有尽有。我们有的却只是萝卜……我的上帝啊，我们就快要人吃人啦！所以，你说难道我不应该杀死那些用我们的黄油去换伏特加、用我们的面包去换香烟的杂碎厨子吗？没错，我的儿子偷了东西，所以我把他也杀了。我是一个搬运工，但是我懂什么是生活。”

我好奇地望着他，就像是第一次认识他。

“那你呢，你就只吃分给你的口粮，再不吃其他的東西了吗？”

“那是另一码事。在波兹南，我也管几个人。”

“当心！快干活去，干活，快！”我突然喊出声来，因为前面路弯处有一名党卫军骑着自行车过来了。当他经过我们的时候，仔细地打量了我们一番。我们所有人都弓着身子，把铁锹挥舞地老高。我继续敲打铁轨，更加用力了。

党卫军消失在树林尽头。铁锹停了下来，希腊人又变得

懒散了。

“现在几点啦？”

“不知道。离吃饭还早着呢。贝克尔，你听到了吗？在你去干活之前，我实话和你说，今天集中营会进行一次筛选。我真心希望你被选中，带着你一身癞皮，滚到焚尸炉里去！”

“筛选？你怎么知道……”

“故意让你心烦意乱的，不是吗？会有筛选的，就是这样。害怕了吧，嗯？你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吧……”我为自己的小聪明不怀好意地笑起来，哼着集中营中流行甚广的探戈舞曲《焚尸炉》，走开了。犹太人眼神空洞，突然间没有了任何生气，死死地盯着远方。

二

我所检修的铁轨在整片田野上十字交叉。我沿着铁轨一直走，尽头堆积着烧过的人骨头，都是卡车从焚尸炉那里拉过来的；走到另一端，尽头是一处池塘，那些人骨头最终都会运过来，倾倒在池塘里；在有一个地方，铁轨爬上一座沙堆，这些沙子是用来平整在沼泽地上以形成干燥路基的；而在其他地方，铁轨都铺在堤坝上，这条堤就是为挖沙所修的。铁路网纵横交错，在两条铁路线交会的地方，都有一个巨大

的转车台^①，必须搬动它来选择线路。

转车台边围着一群半裸的男人。他们弓着腰，手指用力地紧握着转车台。

“加把劲！往上抬！”我大叫着给他们鼓气。我扬起一只手，就像是交响乐队的指挥为了更好的演出效果而挥舞。男人们使劲儿拉，一次不行再来一次。其中有一个人已经虚脱，站都站不稳，重重地摔在转车台上。他的同伴们只是不停地踢他，一直到他从人群中爬出来，抬起满是尘土与泪水的脸庞，痛苦地呻吟：

“太重了，太重了……真的太重了……”随后他将自己流血的拳头塞进嘴里，贪婪地吮吸着。

“快回去工作，起来！快站起来！好，再来一次！预备，起！”

“起！”男人们异口同声吆喝着。他们尽可能地弯下腰，弓起背。他们背上瘦得皮包骨，一根根骨头凸显，如同鱼刺一般明显，身上的每块肌肉也绷得紧紧的。但是紧握着转车台的手却是那么松软，那么无助。

“起！”

“起！”

① 一种圆形的水平平台，可旋转，配有铁路轨道，用来使机车转向。

忽然间一顿拳头落在这一圈上，打在拱起的背部和蓄势待发的肩膀上，还有那些几乎贴到地面的脑袋上。接着有一把铁锹挥向他们的头颅，划开皮肤深可见骨，又打在他们肚子上，发出一声空洞的回响，同时伴着受伤者的哀号。他们一拥而上，围住转车台。接着爆发出一声恐怖的咆哮；转车台动了，慢慢被举到空中，在他们的头上左右晃动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朝前移动，这个大家伙看似随时都可能砸下来。

“你们这些狗杂种！”工头在他们身后叫骂，“没有我帮忙你们就什么事都干不成吗？”他揉着那张胖得发肿的大脸，可能因为刚才那一顿拳头和几下铁锹，他满脸通红，还有点喘不过气来。他凝视着这群人，却又不知是在看谁，好像是今天第一次见到他们一般。然后他扭头望着我：

“那边的，铁路工！今天很热啊，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工头！那个转车台是要放到第三座砖窑边上，没错吧？那这些轨道怎么办呢？”

“让它们直通到大沟那边去。”

“但是中间有一条堤挡着路。”

“那就从中间挖过去。中午之前必须完成。晚饭之前给我准备好四个担架。可能会有些尸体得抬回集中营去。今天很热，哈？”

“是，但是工头……”

“听着，铁路工，给我拿一个柠檬过来。”

“等会儿打发你的跟班来找我。现在我身上没有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他想去屋子里弄点吃的，但我知道，只要他继续这样殴打犯人，他在里面是找不到任何吃的。我们把转车台放下来，又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铁轨拖过来，翘起铁轨接上转车台，然后徒手拧紧螺丝。最后这些饥肠辘辘、精疲力竭的男人们倒在地上休息，他们虚弱不堪、身上满是血痕。烈日当空，都快要把人烤熟了。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10点。”我答道，眼睛还是盯着那轨道。

“上帝啊，我的上帝，离吃午饭还有两个小时啊。今天集中营真的有筛选吗？我们都会被送去焚尸炉吗？”

他们已经知道了筛选的事。他们偷偷地处理自己身上的伤口，想让伤口看起来很干净或者没那么多；他们扯下绷带，捏着肌肉放松，并往身上洒水，好让自己在傍晚的时候更加清醒与灵活机灵。为了活下去，他们竭尽全力、拼死挣扎。但是也有些人已经毫不在乎了。他们之所以干活完全是为了避免被鞭子抽，啃那些青草和黏土也只是为了让肚子不那么饿。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神志不清，就是一具具行尸走肉。

“我们所有人……焚尸炉。但是所有的德国人都会灭亡的。战争结束，所有德国人……焚尸炉。所有的德国人：包